

台静农 著

龙坡杂文

谈酒

伤逝

粹然儒者

始经丧乱

酒旗风暖少年狂



三联精选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台静农 著

龙坡杂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坡杂文:增补本/台静农著;陈子善编.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12
(三联精选)

ISBN 7-108-01765-2

I. ①龙… II. ①台…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844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40 千字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1.60 元

三联精选 缘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以来，本着生活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为几代读书人提供了大量优秀图书，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三联图书的风格与特色。

多年以来，由于主要致力于推介新作，许多曾经在读书人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书，无暇顾及重印，读者呼唤重印之声不绝。其中尤以一些出自大家之手的小书，既是厚积薄发之作，落笔为文而又平易畅达，堪称书林经典，备受读者眷顾。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的必备品，或枕边的常读书。值三联书店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们从半个世纪以来三联版图书中，整理甄选出一批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同时也遴选一些非三联旧版，但品格相近的图书加入其中，辑为“三联精选”文库。文库秉承译域外菁华与开掘本土资源并重的传统，兼收著述与译作。收录作品力求篇幅短小，而且文字平易，借以体现我们一向注重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的理念。为方便读者收藏，统一开本版式，重加录排校订。同时，基于面向普通读者的考虑，力求价格低廉。今后我们将秉此标准与宗旨，陆续精选，以副广大读者厚望。谨布区区之诚，希望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8 月

目 录

龙坡杂文

序	3
《夜宴图》与韩熙载	5
书《宋人画南唐耿先生炼雪图》之所见	13
辽东行	24
诗人名士剽劫者	30
谈酒	38
平庐的篆刻与书法	42
我与书艺	46
记《银论》一书	51
何子祥这个人	59
记张雪老	63
粹然儒者	67
记波外翁	71
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	80
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	86



伤逝	94
怀诗人寥音	98
北平辅仁旧事	102
始经丧乱	111
读《国剧艺术汇考》的感想	118
李玄伯先生的古史研究	123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	128
《病理三十三年》序	133
《陶庵梦忆》序	141
《白话〈史记〉》序	146
《诗人与诗》序	148
《六一之一录》序	151
看了董阳孜书法后的感想	156
《董阳孜作品集》序	158
《说俗文学》序	162
《艺术见闻录》序	166
《〈诗经〉欣赏与研究》序	172
《钟声二十一响》序	175
《雪地里的春天》序	177
《浮草》序	180
随园故事抄	182

集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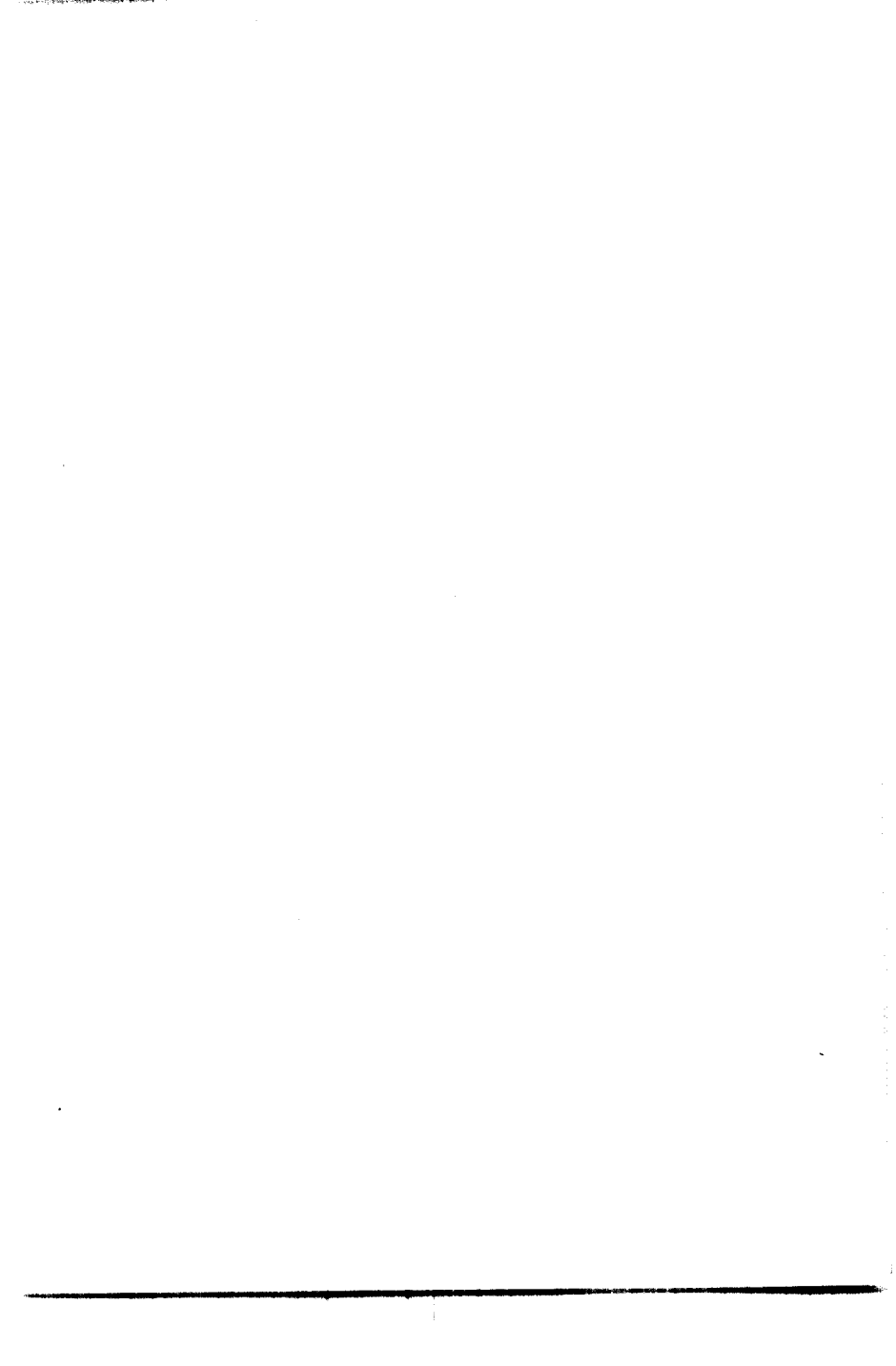
追思	209
谈谢次彭先生写竹	213



酒旗风暖少年狂	217	目 录
忆常维钧与北大歌谣研究会	226	
大千居士吾兄八秩寿序	235	
序冯幼衡作《印象之外》	237	
《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后记	241	
《〈楚辞·天问〉新笺》序	243	
《静农论文集》序	245	
编后小记	陈子善	248



龙坡杂文



序

台北市龙坡里九邻的台大宿舍，我于一九四六年就住进来了。当时我的书斋名之为歇脚庵，既名歇脚，当然没有久居之意。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己，曾有诗云：“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楹书未是家。”然忧乐歌哭于斯者四十余年，能说不是家吗？于是请大千居士为我写一“龙坡文室”小匾挂起来，这是大学宿舍，不能说落户于此，反正不再歇脚就是了。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

这三十来篇小文，从没有想到会结集成书，平日发表后，有存有存，一旦收集起来，甚为麻烦。幸有蕙军协助，校阅排比，费了她不少时间。有时亦小有讨论，她细心认真，而我却有些不耐，我向她说：这么烦琐，比写文章还难。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自己有一小集子，给朋友们看

看，也以此自娱，尤其是每当读了朋友文章后，便作此想。现在结集起来，自己再读一遍，没有几篇像样儿的，必然会使朋友们失望。我有一前辈，早年在上海写文章，曾说：“视执笔为文，宁担大粪。”这好像是名士语，不然，他真说透了写文章难，难的不是为读者，而是对自己的要求。

朋友们常说，偌大年纪，经事也不算少，能写点回忆之类的文字，也是好的。我听了，只有苦笑，窝居一地过着教书匠生活，僵化了，什么兴会都没有了，能回忆些什么呢？但也有意外，前年旅途中看见一书涉及往事，为之大惊，恍然如梦中事历历在目。这好像一张尘封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

文月为我接洽出版，因此她不止一次电话问我编得怎样了，我总答以快完成了，后来说在写一小序呢。一天她忽然来了，我的序文还没有写，不免神色有点不自然，她立刻说：我不是来拿文章的，她是来约我女儿上街买东西的。现在总算小序也写出来了。最后还要谢谢衡军的协助。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夜宴图》与韩熙载

南唐顾闳中的《夜宴图》，是十世纪我国的一幅连环画，连环画是现代的名称，似乎古人不会有这一类的图画，其实不然，我国画史上早就有了，敦煌石室中所发现的佛教故事的连环画，比《夜宴图》还要早呢。《夜宴图》是以韩熙载（九〇二——九七〇）与其友朋饮宴以及伎女歌舞戏谑为主题的，熙载是艺术家，文章高手，更是有志于事功者。图分五段，连续五个情节，图中女二十一人，男二十八人，每段韩熙载都露面，而伎女王屋山李娃和状元郎粲等也不止一次见，这是情节最为复杂也最为生动的一幅连环画。顾闳中是南唐的人物画家，他何以有这幅画，据《宣和画谱》的记录云：

顾闳中，江南人也；事伪主李氏，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猥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



闻其荒诞，然欲见樽俎灯炆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閤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故世有韩熙载夜宴图。李氏虽僭伪一方，亦复有君臣上下矣。至于写臣下私褻以观，则泰至多奇乐，如张敞所谓不特画眉之说，已有失体，又何必令传于世哉？一阅而弃之可也。

《宣和画谱》编于宋徽宗时，宣和去南唐之亡，不过一百四十年来，时代颇接近，画谱所记，当是有根据的。那末段文字，却甚迂腐，但《宣和画谱》是官书，就得说几句官话才得体。虽然，如张敞所说有甚于画眉的事，竟描绘出来，也够得上“私褻”了。现将吾友张雪庵的《夜宴图记》第一图抄在下面，不仅可以见其“私褻”，也可以知其宴饮时男女杂乱的情形是怎样的了。

熙载时方夜宴，一长桌设在巨榻前，一小桌遥与榻对，桌上并陈果肴之属。榻颇似今之炕床，惟三面均可坐卧人，中空一部分。厅堂西面，立一大屏风，上绘“松泉图”，极精工。屏风前一琵琶伎，坐锦墩上者，是主人宠伎李娃，穿绿衣，系淡红裙，紫色彩金帔，梳高髻，插凤翘，着云头鞋，微微露出。左手握琵琶之弦槽，右执杆拨，半面东向，明目凝注，精神直与弦声相会。主人则峨冠美髯，秀眉朗目，榻上西面坐。一伎侍立在侧，伎后闲置小鼓一，鼓身殊薄，从系于三红柱架上。榻右

一朱衣少年丰神英爽，倾身远望，此为状元郎粲。一客据长桌北首坐，交手胸前，侧身敛神，作不胜情之状。长桌旁，一客北向坐，身微斜向琵琶伎，右手击檀板和之。又一客独小桌坐，邻琵琶伎，侧身右顾，其状若痴。客右袖手立者为王屋山，屋山与李娃，并主人宠伎；屋山艳秀，年可十四五，憨态可掬，衣石青色衣，淡红锦裹身，以玉带约之，此为诸女所无者。一伎与屋山并肩立，年方及笄，长身玉立，丰姿亦绝世；彩金衣，绿锦裙，系朱带。其后立者为两少年，一交手，一握笛，神情并与琵琶声会。交手少年后为屏风，一红裙伎侧立屏风后，仅露半面。尤异者，东端坐榻后，有一卧床，锦帐红被，被凌乱坟起，一琵琶置床头，檀槽外露，殆酒阑曲罢，便尔解襟，无俟灭烛矣。

马令《南唐书·舒雅传》云：“熙载性懒，不拘礼法，常与雅易服燕戏，猥杂侍婢，入末念酸，以为笑乐。”《夜宴图》卷子后面，有宋人无名氏《韩熙载小传》亦云：“后主屡欲相之，闻其猥杂，即罢。”“猥杂”两字不是好形容词，如上引《夜宴图记》最后的一事，便是“猥杂”的事实，而这一事在第三图中，也有同样的描绘。据图看来，记文应作“不俟酒阑曲罢，便尔解襟”为是，因为酒宴中其他男女正在歌舞欢乐，而竟有此事，能说不是“猥杂”？这种情形，在当时大概算不了什么，陆游《避暑漫抄》记李后主亲自遇到的一事，足证韩熙载客

人之所为，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李煜当匡，微行倡家，遇一僧张席，煜遂为不速之客。僧酒令讴吟吹弹，莫不高了，见煜明俊蕴藉，契合相爱重。煜乘醉大书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久之，僧拥伎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伎竟不知。煜尝密谕徐铉，铉言于所亲焉。

这位和尚不顾客人在座，便尔拥伎走进屏帷，那么韩邸夜宴的情事，不足为奇了。可见《夜宴图》是那时上层社会的生活写真，并且也表现了五代词的境界，我每次读《花间词》，便想到《夜宴图》，当然看《夜宴图》时，也就想到《花间词》中的情事，姑且举一首为例。欧阳炯的《春光好》云：

垂绣幔，掩云屏，思盈盈，双枕珊瑚无限情，
翠钗横。 几见纤纤动处，时闻款款娇声，却出
锦屏妆面了，理秦筝。

这样看来，顾闳中的画笔与花间词人的写作，同具写实的精神。两者合而观之，更可互相映发。《夜宴图》第二段中也有一僧人，着黄衫，交手立，头微微下俯，好像聚神听韩熙载击鼓，而眉宇间颇有英鸷之气，叶遐庵诗云：“缘何着个闍黎在，可是量江作谋人？”这两句诗是有个故事的，《江南野史》云：

北朝俾僧于采石矶下卓庵，乃阴凿穴垒石为塔，阔数围，高迨数丈，而夜量水。及王师克池州，

浮梁遂系于塔穴，且度南北，不差毫厘。

这与《东都事略》、《玉壶清话》、《笑谈录》所记樊若水事甚相似，然利用李后主好佛法，使和尚作间谍，更有可能——方外人并不简单也。至于韩熙载门下这位法师，是鸳鸯寺主呢？还是采石矶下的一流人物呢？这倒难说了。

以韩熙载生活为主题而奉命作图的还有周文矩，元汤屋《画鉴》云：“李后主命周文矩顾弘中图韩熙载夜燕图，予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弘中笔，与周事迹稍异。”（《说郛》卷十三引）按周顾两家所图事迹不同，原是必然的，以李后主所要知道的，是熙载全部的生活，而不是某一次宴会的情形，各人伺探的时间不同，而作图报告也就不同了。后主何以对熙载的私生活这样的注意，竟命两位画家伺探作图？陆游的《韩熙载传》云：

性忽细谨，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辈，纵其出，与客杂居，物议哄然。熙载密语所亲曰：吾为此以自污，避入相尔，老矣，不能为千古笑。端居托疾不朝。贬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载尽斥诸妓，后主喜，留为秘书监，俄复故宫，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还，后主叹曰：孤亦无如之何矣。（《南唐书》卷十二）

据此，熙载不愿为相，故以妓乐自污，这倒是颇为罗曼司的政治手法。按照熙载初奔江南时，其友李穀送至正阳，酒酣临诀，熙载说：“江淮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



原。”(马令《南唐书》卷十三赞)此时熙载不过三十岁，李昇还未称帝，故怀大志，意气甚壮。后来李昇为帝，未加重用。嗣主李璟时，又值宋齐丘冯延巳等阴险猜忌，不得行其志。到了后主时代，赵匡胤已经黄袍加身，不仅长驱中原已不可能，江南的小朝廷也岌岌可危了。所以说“老矣，不能为千古笑。”虽然如此，其中还有说不出的心事，且看《夜宴图》卷后宋人无名氏的《韩熙载小传》云：

及后主嗣位，颇疑北人，多以死之。且惧，遂放意杯酒间。竭其财，致伎乐，殆百数以自污。……既而黜为左庶子分司南都，尽逐群伎，乃上乞留。后主复留之阙下。不数日，群伎复集，饮逸如故，月俸至则为群伎分有。既而日不能给，尝敝衣履，作瞽者，持独弦琴，命舒雅执板挽之，随房求丐以给日膳。

又《五代诗话》卷三引《缙素杂记》：

韩熙载，本高密人。后主即位，颇疑北人，鸩死者多，而熙载且惧，愈肆情坦率，不遵社法，破其财货，售集妓乐，迫数百人，日与荒乐，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为妓女所有，而熙载不能制之，以为喜。而日不能给，遂敝衣履，作瞽者，持独弦琴，俾舒雅执板挽之，随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窃与诸生猥杂而淫，熙载见之，趋过而笑曰：不敢阻兴而已。及夜奔寝